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六至四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銜萱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六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魏

雜録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柰何仲尼對

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甞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恵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禄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説苑政理

戴晋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禄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耶戴晋生欣然而

笑仰而永嘆曰嗟乎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噣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噣粱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豈食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韓詩

卷九

郄子説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城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為媵於他國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

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說苑尊賢）

陳子説梁王梁王説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説衣褐帶劒而築於秖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覇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强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

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甞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說苑善說按梁稱王陳滅久矣篇内云云未詳其故

梁甞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梁王疑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竒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

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故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新序
卷四

梁王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且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之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曰襲不

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龔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也為有德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龔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主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新序卷二又莊子

更嬴謂魏王曰臣能射為虛發而下鳥王曰然可於此

乎聞有鳥從東來羸虚發而下之博物志

魏田父耕於野而得玉弗識也隣人隂欲得之紿曰此怪石也田父置玉於室其光燭夜果以為怪棄之於野隣人從而盗之以獻魏王玉工望而拜曰此無價寳也續博物志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詐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

隣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名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也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禄尹文子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人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韓子內儲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偽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

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固然因誅二人者韓子内儲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

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韓子内儲下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寳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寳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寳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沿治魏而市無預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

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珮委之坐悐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劔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徳所寳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說苑反質

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楚王而令楚攻魏楚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楚勢相魏韓子內儲下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楚微諷秦楚令之攻魏因

請行和以自重也韓子內儲下

樂羊子之妻素有節義奉姑惟謹嘗有他舍雞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飡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有欲犯妻者乃先刼其姑妻因操刃而出盜曰釋汝刃從我可全不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刃刎頸而死盜懸之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盜而賜婦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烈女傳　又烈女傳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其事不同未知即一人否見類函賢婦人下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有死焦者梁亭覺之因請於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搆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竊

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皆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惄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毋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歡自宋就始新序卷四　此疑漢事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大臣欲棄前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為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其美人

亦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畢褰裳而趨王矣亦曩臣之所棄前魚也史記此出戰國策史畧引之耳

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三其一理似堅氷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其三狀似龍文名曰龍鱗典論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士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

工有成敗士有遇否命使然也列子力命

虞氏梁之富人財無量登高樓臨大道設樂陳酒擊愽其上而遊俠相隨行行者射中而笑飛鳶適墜腐鼠中俠客俠客相謂曰虞氏富久矣常有輕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樂乃辱我以腐鼠乃聚衆攻之滅其家故驕侈之致禍非一途也列子

梁之節婦榮於色美於行夫早死不嫁梁王使相聘焉再三往婦曰婦人之義一醮不改忘死而貪生棄義而

從利何以為人乃援鏡持刀割其鼻曰王之求妾者非以色耶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相以報王王旌之曰高行

地志開封府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韓

史韓世家節文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晉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

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悼公之十年獻子老尋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宣子名起晉頃公十二年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代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

立

世本　韓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厥生宣子起起生平子頃　據國語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或說韓氏是曲沃桓叔之後

景侯

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

二年鄭敗我負黍

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

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以上史韓世家

列侯

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史魏世家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黄金百鎰前

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因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遊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遊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

備賔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

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

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一作嫈聞人有刺殺韓相者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

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為知已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絶從妾其柰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史刺客傳　國策此文較簡　博物志云聶政刺韓相白虹為之貫日

韓非子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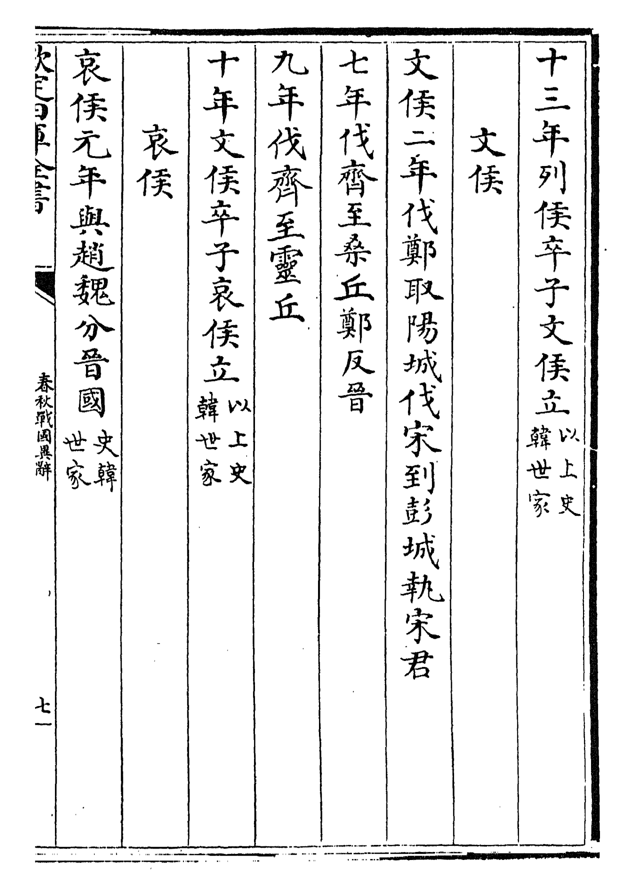
琴操　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僊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見君對妾

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齒盡政若耳曷為泣乎即復入山中仰天歎曰嗟乎變容易聲欲報仇而為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復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持刀以刺王殺之知當及母即自犁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裂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為父

報仇邪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為父報仇知當及母乃自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抱政尸而哭絶行脈而死　太平御覽引韋合聶政豫讓高漸離等事為一附會明矣

繹史　史韓世家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俠累即傀也刺客傳作哀侯者誤以後有韓嚴弒哀侯事嚴遂韓嚴兩名相亂故舛

九年秦拔我宜陽取六邑



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以上史韓世家

文侯

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

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

九年伐齊至靈丘

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以上史韓世家

哀侯

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史韓世家

二年滅鄭因徙都鄭史韓世家

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韓山堅弒其君哀侯而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韓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兩存之

懿侯

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

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

九年魏敗我澮

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以上史韓世家

昭侯 一作昭釐侯

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

二年宋取我黄池

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

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内以治諸侯不侵 以上俱史

韓世家

淮南子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别國也地墽民

險而介於大國之閒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

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漢書法家申子

六篇

韓非子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

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

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論衡　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其後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

十一年昭侯如秦史韓世家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吾

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韓子內儲上）

韓昭釐侯出弋鞁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曰鞁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鞁適之（適猶等也）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適悶曰鄉者鞁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庫令各避舍（詰讓也）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由用也）呂覽處方按此與韓非子罪典冠法同

韓非子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

或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臣不誠

韓非子　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

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

用為相昭侯八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

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于黃老刑名著書二

篇號曰申子史申子傳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

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韓子外諸左

趙令人困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韓子內儲上

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按韓昭侯懿侯之子也景侯

五世孫

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向者之豕耶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申不害鄭之京人昭釐侯之相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此以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呂覽任數

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

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韓子內儲下

申侯嘗請任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為學于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抑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請將奚聽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史申子傳

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無當者有漏不可飲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白

王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為天下主韓子

右外儲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曰南門之外有黄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

為事牛馬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黄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懼韓子內儲上

二十二年申不害死史韓世家

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仝上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説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

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韓子二柄）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韓子內儲下）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日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

然也韓子內儲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韓哀侯之子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臧近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

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呂覽審爲又莊子讓王

韓昭侯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屈宜臼楚大夫在魏也韓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韓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韓侯不以此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史韓世家又説苑權謀

宣惠王

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

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史韓世家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于始之韓魏弱于始之魏秦强于始之

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孔叢子中

十一年君號為王　與趙會區鼠

十四年秦伐敗我鄢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樓緩翟璜）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楚之二姓）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韓子難一）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刦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韓子內儲下）

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鯫申差於濁澤韓氏急

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並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内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

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韓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

絶彊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絶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史韓世家

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史韓世家

客有説韓宣王宣王説而大息左右引王之説之以先告客以為德韓子外儲右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韓子外儲右

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闗景座也敗楚將屈匄斬首八萬於丹陽史韓世家

史記齊世家楚圍雍氏秦敗屈匄二十四年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于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

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煑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摶三國之兵乘屈匄之獘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

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匄之獘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

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刼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狥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紀年云魏哀王七年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匄 史注引此今本不載

繹史 楚圍雍氏屢見於史記戰國策徐廣曰前圍雍氏在周赧王三年後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正義謂韓襄王十二年已下文並是後圍雍氏以規徐說之非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

年又圍雍氏是再圍也其説與徐廣同劉氏曰前圍
雍氏當赧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並不同凡此諸説
皆恍惚無據殊不知楚圍雍氏有三考究史文可得
而知其一則秦惠王後十三年敗楚屈丐楚圍雍氏
齊世家蘇代謂田軫是其事也在周赧王三年其二
則秦武王死昭王初立楚懷王怨前韓不救楚於丹
陽乃圍雍氏戰國策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及徵甲於
周即此役也在周赧王八年其三則韓襄王十二年

公子咎與蟣蝨爭國遂令楚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

是歳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史韓世家

襄王

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

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　秦武王卒

六年秦復與我武遂

九年秦復取我武遂

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

十一年秦伐我取穰穰本楚邑秦取之封公子悝後屬韓秦昭王取之也與秦伐楚敗楚將唐眜

十二年韓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國策作幾瑟爭為太子時蟣虱質于楚蘇代國策作冷向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以上史韓世家與國策小異

史韓世家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内蟣虱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蘇代為韓立計故得齊魏王來

史（韓世家）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國策作勁）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

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

韓子內儲上 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

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令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而悔寡人斷講矣國策作秦事在秦昭襄王九年韓襄王之十四年也

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史韓世家

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　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史韓世家

釐王

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

五年秦拔我宛

六年與秦武遂二百里

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

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

十四年與秦會西周間西當作兩

二十一年使暴鳶音捐救魏為秦所敗鳶走開封

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國策作田苓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

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以上史韓世家

桓惠王

桓惠王元年伐燕

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

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

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

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

二十二年秦昭王卒

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皐滎陽

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以上史韓世家）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韓桓惠王二十八年）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

就渠渠成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强卒併諸侯因名曰鄭國渠史河渠書

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史韓世家

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史韓世家

王安

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

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以上史韓世家

雜録

韓氏城新城今河南新城故戎蠻子國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惟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也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呂覽開春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病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韓子說林

說苑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

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七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八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趙

史趙世家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為宅臯狼臯狼

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騄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之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

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趙夙為將伐霍霍公奔齊晉大旱卜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于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

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欲立襄公弟雍太子母日夜啼泣盾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詳左傳乃遂立太子是為

靈公靈公立十四年趙穿弒之詳左傳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成公子景公時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後朔子武復嗣趙氏詳晉事中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丙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于晉曰晉國之政卒歸于趙韓魏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世本公

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國語云趙衰趙夙弟也諸說互異

簡子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歌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意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

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說苑尊賢新序韓詩外傳俱作晉平公事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懐晉人史趙世家

韓詩卷七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

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書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大夫飲于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嘿嘿而亡武

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之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泣也新序卷一

趙簡子問于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邉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趙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

矣說苑善說

說苑 公叔文子問于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慈虩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禄知足而辭故能久也按家語作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何如按羊舌氏當趙簡子時久滅矣家語近是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見簡主聞之絶食而嘆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

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說苑尊賢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賤於下然而姦吏富矣韓子外儲右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

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說苑君道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為相其讐以為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韓子外儲左

趙簡子沉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宫室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呂覽驕恣　又說苑君道鸞徼作欒激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韓子外儲右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虎虎一作唐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而會獨

否是為人臣而侮其主也為人臣侮其主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是為死而又死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鬬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鬬則邉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為上客新序卷一說苑

晉文侯隨會事語同

簡主謂左右車席太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夫美上而耗下妨義之本也韓子外儲左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

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說苑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廄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踒肩而踵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腫膝言無力不能任也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猨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伯樂教

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周時一售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韓子說林下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

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之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
呂覽
愛士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䖟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于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

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

此其妖也說苑辨物

趙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其女娟懼持檝走前曰妾父聞君王將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杓餘瀝尚醉于此君命誅之恐心不知非而體不知痛也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釋弗誅將渡少檝者一人娟攘拳操檝而請曰妾居河濟之間習舟檝之事願備父役簡

子不許娟曰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黄而放桀武王
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騂而克紂主君但欲渡耳用一
婦人何傷簡子遂與渡中流發河激之歌以鳴其意歌
曰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冐冥冥禱求福兮醉不
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擑兮操其
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悅曰昔者
不穀夢娶豈此女耶將使人祝祓以為夫人娟曰婦人
之道非媒不嫁妾有嚴親在不敢聞命簡子歸乃納幣

于其父母而以爲夫人列女傳

陽虎去齊走趙左定公九年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于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韓子外儲左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堂上之人親刦臣于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刦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今子之所樹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說苑復恩

韓詩卷七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自今已後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刼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子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陰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得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魏文侯立

在簡子後不同時作簡子謂陽虎語者近是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于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子曰陽子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子興主之强幾至於霸韓子外儲左

趙簡子將襲衞使史黙往覩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黙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

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呂覽召類又說苑奉使

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

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殁簡子之身呂覽期賢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别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

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

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

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氏之祖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謂代及智氏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以上又見風俗通卷一簡子書藏之府異曰姑布子卿

見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翟一作越）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也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一作往得諸者立為後）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曰是知符

矣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史趙世家

繹史云史遷好奇語怪此段殊腐濈可刋

列仙傳　任光上蔡人善餌丹賣藥于都市里閒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皆悅如數十歲面顔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也

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尹鐸簡子家臣晉陽簡子邑為治也簡子

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寅與范吉射也（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伐趙晉陽所作壘壘培塿也簡子不欲見故使尹鐸平之）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譆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私惟也）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況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況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

免難之賞賞尹鐸呂覽似順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趙厥鐸尹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顔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呂覽達鬱

說苑臣術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

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而不譽也

趙簡子春築臺于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知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說苑貴德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

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說苑政理

董閼于閼于即安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有嘗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韓子内儲上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

止簡主曰董安于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 說苑臣術

莊子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

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克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食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逸篇今本無亦作梁君公孫龍事

趙簡子獵于晉山之陽撫轡而嘆董安于曰敢問何嘆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

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子家子子家子孔子玄孫名求字子家子上之子子華子居于苓塞子華子姓程名本晉人也博學性爽闓善持論不苟容于世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聞諸侯孔子過諸郯嘆曰天下賢士也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于閭曰寡大夫之使使下臣敬修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辭曰主君之民其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嗇之故而適抱薪纆音纆約也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于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執事

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貺以行請禄從者以爵執珪子華子没階而進再拜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于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與聞再拜送使者于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宫子名意曰意聞之身修于私名升于公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毋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為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于中必䇿于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哉必有

以處我者矣為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友有郯閘語于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曰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于河滸弗濟援琴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為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壯宮子強以見簡子簡子闢子華至再拜迎曰不

穀得奉先人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内先君有禮所以貺
賓客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在敝邑有日
矣以歲之不易而隷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
里若五六十里以為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
華子曰臣也不武懼不任君之事以為司敗憂也君有
四圉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行食于炎亭之口
北宫子曰晉未有失也絶人之善意又刮迹以去之夫
子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晉

君志大而求遠其所望于我者厚則我無以堪其求矣且爾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壓郊而陳武王韈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于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為係韈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臣能致其君能有所不為然後可責之以有為人臣能有所不為然後能無不為也本也未能無不為也能有所不為矣子華子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

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
宥也且無以為國矣簡子曰爾士以兵之燭過至岑塞
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
使使者于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
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
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閧之物扃于所甘士
扃于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
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

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栢茂而陰成于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惟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于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闡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畎其敢忘主之賜惟執事幸裁焉簡子得書召無卹而戒之曰蠋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士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善子華子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

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列子說符

佛肸用中牟之懸畔左哀二年設禄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受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肸播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

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

襁負其母南徙于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說苑立節

新序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

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

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

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裳將就鼎佛肸

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

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

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懐恥不義辭賞從處父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繹史　田卑田基一事也簡子當作襄子二書俱出中壘之手而所載駁異如此

列女傳　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我不當襄子見而問之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

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毋無教邪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遂釋之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于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

聘孔子于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于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殺之而後從政丘聞之刳胎焚夭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重傷其類者也說苑權謀

趙簡子使聘夫子哀公二年夫子將至焉及河地志今山東高唐縣有鳴犢河即孔子嘆處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回輿而旋之衛息

鄹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黄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孔叢子上

琴操　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作將歸操又名息鄹操作槃琴以哀之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予心悲還原息陬　又孔子

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薌蘭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與衆草為伍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于蘭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左哀五年范中行氏奔齊史黶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為無

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

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

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

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為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臣將營

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說苑

尊賢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于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

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

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效二人之尸以為和說苑善說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于是罷師而歸說苑正諫公盧一作申護

趙襄子襄子當作簡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

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
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
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
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
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說苑善說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
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
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

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說苑善說

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立於矢石所不及也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嘆曰嗚呼士之遬獘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猶君不能耳何獘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

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獘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呂覽貴直

韓子難二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

之所及皷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嗚乎吾之士數

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

耳士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

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没惠公

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是

亦人之用也惠公没文公受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

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

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皷之

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

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吴王夫差爭長于黄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吴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滅吴史趙世家

趙簡子之長子曰伯魯幼曰毋卹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詞于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其簡已失之矣問毋卹誦其詞甚

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奏之于是立毋卹為後史趙世家

韓詩外傳　趙簡子大子名伯魯小子名毋卹簡子自為一書牘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親自表之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亡其表令誦不能得毋卹出其書於袖且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毋卹是為襄子　通鑑本此今本無

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

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史趙世家）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安一作閼）毋卹賤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為人也能為社稷忍辱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灌一作批）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于晉陽襄子踈隊而擊之大敗知伯漆其首

以為飲器淮南子道應又說苑建本

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張華曰簡子冢在臨水界二冢併上氣成樓閣史趙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八